

政治整合的探討*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So fa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na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perhaps of only the most primitive, unification has been the product of blood and iron.

.....
If, then, we speak frankly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unification, we conclude that current divided nations have two choices: to reunite by conflict and conquest or to peacefully co-exist and permit the slow processe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ne nations to occur. . . . Therefore, talk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the politically partitioned nations becomes null and void unless it dea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out of the old, and not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the old nations.

Johnston (1976: xvii-xviii)

Taking into account its two entities, Bosnia and Herzegovina can be observed as a federation, confederation, confederal-federal union, asymmetric federation-confederation or union. It all depend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tate and entity jurisdiction.

Rajko Kuzmanović¹ (Šiljak, 2015)

政治整合的概念、及理論

社會單位 (social unit) 之間的關係不外分開² (division)、或結合 (association)。如果說整合³ (integration) 有政治、經濟、及文化 (或安全) 三個面向，那麼，政治整合 (political integration) 可以說是政治個體結合為政治共同體 (political community) 的過程。就層級上而言，這個經過整合而來的結合體可以是地方 (社區)、都會或省級、國家、及區域或全球性 (國際組織⁴)；至於整合的進行，可以在共同體之間，也可以是在共同體自己的內部 (Jacob & Teune, 1964: 8-9)。

在政治學裡頭，比較政治學所探討的政治整合，是指如何處理、或化解國家內部的社會分歧，包括族群、階級、城鄉、或是意識形態；而國際關係領域所關

* 發表於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主辦、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承辦「政治整合的模式學術研討會」，台北，台大校友會館，2020年6月6日。

¹ 拉傑科·庫茲馬諾維奇是前任斯普斯卡共和國 (Republika Srpska) 總統 (2007-10) (Wikipedia, 2019: Rajko Kuzmanović)。

² 如果是國家，可能是分離 (separation)、分割/分治 (partition)、解體 (disintegration, dissolution, dismemberment, breaking-up)、或是去統一 (de-unification)。

³ 又翻譯為「統合」。另外，Etzioni (1965: 6-7) 整合不等於相互倚賴 (interdependence)，因為前者是指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關係、後者是體系單位 (units of systems) 之間的關係，前者是內部自我維護 (self-maintained) 而來的、後者卻可能是來自外部所強加的。

⁴ Etzioni (2001: vii) 用字是世界政府 (world government)、世界共同體 (world community)。

心的政治整合，是國家在從事協調（coordination）、調和（harmonization）、及合作（cooperation）⁵之外，如何進一步結合成為某種（generic）聯合體⁶（union⁷）。具體而言，政治整合是如何提高凝聚力（cohesion）起碼讓彼此可以不用武力化解衝突、或是進一步透過集體行動來達成互利，甚至於設置治理單位（governing organ）來訂定政策、及採取共同的行動（Jacob & Teune, 1964: 4-6）：

Political integration, defined roughly as a state of mind or disposition to be cohesive, to act together, to be committed to mutual programs, refers to more than one aspect or dimension of behavior (p. 10).

不管稱為整合體、聯合體、還是結合體，每個政治共同體都有三個面向：有效控制暴力工具的程度（monopolization of force）、決策中心是否具有分配資源與獎賞的行政能力（allocation of resources）、以及是否能夠獲得多數公民的認同（dominant identification）（Etzioni, 1965: 4-10）。同樣地，Dullien 與 Terreblanca（2012: 3-7）認為政治共同體有三個面向，包括經濟整合、法規裁量權、以及正當性來源，也就是政府間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以及聯邦主義（federalism）兩種模型的抉擇。那麼，以結合（或是深化）的程度來看，整合、聯合、以及統一是個連續體（Somek, 2013: 568）⁸。就整合所獲致的個體而言，我們合成 Jacob 與 Teune（1964）、以及 Etzioni（1965），可以由國際組織（多功能的）、邦聯（或是某種聯合體）、到國家（聯邦、或單一體制）。

國際法有複合國（composite state）、或構成國（constituent state）的分法，包含邦聯、聯邦、身合國（personal union）、及政合國（real union）等四種聯合

⁵ 譬如同盟／聯盟（alliance/league）、或冷戰時期東歐共產國家的東方集團（Eastern/Communist Bloc）。至於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是用來描寫美國與英國之間政治、外交、文化、經濟、軍事、及歷史關係（Wikipedia, 2020: Special Relationship; Steve & Baylis, 2006; Reynolds, 1986）；也用在美國與加拿大（Muirhead, 2009）、或以色列（Bar-Siman-Tov, 1998）之間的關係。

⁶ Somek（2013: 566）認為，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強調的是政府之間的談判，而政治聯合（political union）則已經將成員國相當多的權力轉移到一個更加中央化的聯合體。

⁷ Union 的用法：英國（United Kingdom）是「聯合王國」、美國（United States）是「合眾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是「聯合大公國」；「聯合國」（United Nations）、及「歐盟」（European Union）是國際組織；荷蘭前身烏特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是防衛聯盟。

⁸ 也因此，政治整合未必就是等於統一（unification, reunification），政治聯合體未必代表團結（unity）。Wikipedia（2020）有 Political Union 條目，維基百科（2019）卻使用「政治統一」。

體，邦聯及身合國不被當作國家：歷史上比較有名的身合國如丹麥、挪威、及瑞典合組的卡爾馬聯盟（Kalmar Union, 1397-1523）、以及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Polish-Lithuanian Union, 1385-1569），政合國如瑞典和挪威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s of Sweden and Norway, 1814-1905）、及奧匈帝國（Austro-Hungarian Empire, 1867-1918）(Oppenheim, 1948: 162-64; von Glahn, 1981: 63-64; Frost, 2015; Backerra, 2019)。Wikipedia (2020: Political Union) 根據整合的方式是否自願、及整合的形式⁹，製作成 2 x 3 的交叉表（cross-tabulation）（表 1）：

表 1：整合的方式及形式

	邦聯	聯邦	納入 單一體制
併吞	日耳曼同盟	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	英格蘭征服威爾斯
合併	歐盟	加拿大、澳洲、美國	南北葉門

Jacob 與 Teune (1964: 11-45) 盧列了 10 種獨立變數來解釋政治整合，包括地理鄰近、同質性、交流互動、瞭解彼此、共同功能性利益、特色或動機、決策的權力關係、主權地位、政府效能、以及過去整合的經驗。Etzioni (1965: Chaps. 2-3) 更將政治整合解析為一個概念架構，包括整合前的狀態（內部、外部、及體系因素）、整合過程（整合強權、及被整合者的特色與作法¹⁰）、及整合的終止狀態（termination state），也就是由始出、外溢（spillover）、到終局，相當完整的，我們大致上可以將影響整合的變數大致歸納為個體鄰近及相似度、共同敵人、溝通、外部鼓勵、權力關係、及菁英的動機。

前者畢竟是整合過程的解釋（how），如果想要瞭解整合的可欲性（why, for

⁹ 前者是指中性的合併（merger, amalgamation）、或吸納（absorption），以及經過征服（conquest）而來的併吞（annexation）；後者則指是否正式納入（incorporated）為聯邦、甚至於單一國家。

¹⁰ 譬如動之以情（認同）、說之以理（利益）、及敬酒不吃吃罰酒（武力）(Etzioni (1965: 37)。

what)，除了空泛的促進和平（安全整合），還必須進一步從理論、或是哲學層面來切入。傳統政府間主義無非簡約（minimalist）認為整合是各國政府討價還價的場域，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主張必須突破前者見招拆招的困境、希望能更積極解決如解決問題，特別是經濟協調、以及財政紓困（bailout），而聯邦主義（federalism）則認為除非至少提升為聯邦國家、才能真正處理如何將外部負面效應內部化（internalize externalities）的課題；然而，三者都把政治整合當作經濟整合的手段，無法解決主權轉移、民主正當性、及認同的外部性（施正鋒，2001；41-47; Somek, 2013; Dullien & Torreblanca, 2012; Wohlgemuth, 2017）。

邦聯及國協*

邦聯（confederation, confederacy, confederated state）是國與國之間的鬆散結合，通常是為了特定目的而共襄盛舉，譬如經濟、或防衛；相較於聯邦¹¹（federation, federal state）是國家的一種形式，邦聯並不是一個國家、又沒有中央政府、沒有義務，成員隨時可以割席而去。至於國協（commonwealth）則比較像是國際組織，往往是因為文化感情、或是歷史因素而結合，更沒有約束力。（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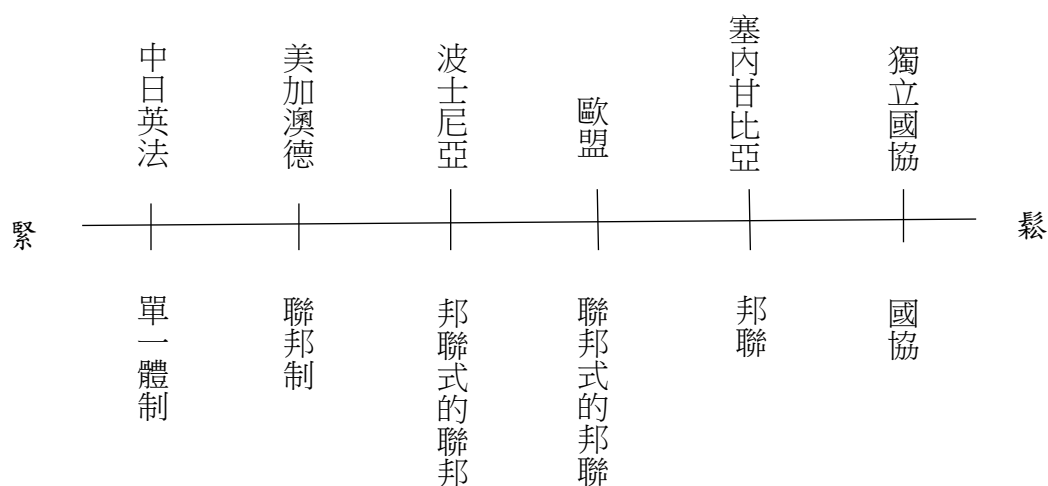


圖 1：政治結合體的光譜

*《民報》2018/01/15。

¹¹ 有關於邦聯的文獻，相對上比較少，見 Elazr (1998a)、Cuyvers (2013)、Song (2000)。至於聯邦的文獻，見 Burgess (2006)、Burgess 與 Gagnon (1993)、Burgess 與 Tarr (2012)、Law (2013)、Smith (1995)、Watts (2008)、Ziblatt (2004)、Boogman 與 van der Plaat (1980)、Riker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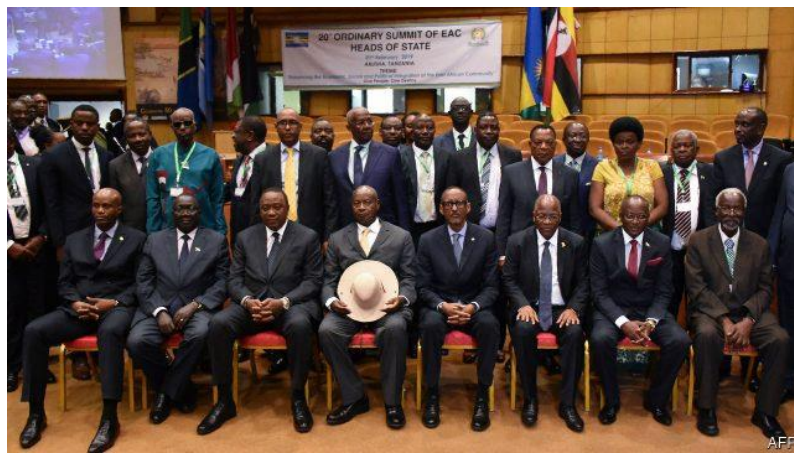
就歷史來看，邦聯是國家之間過渡時期的試婚，雙方要是合意就可以進一步結合為聯邦。譬如美國發現『邦聯條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下的安排(1781-89)沒有效率，才深化為聯邦(Kay, 1984)。瑞士1848年在轉化為聯邦之前，有很長的時間採取防衛性邦聯¹²(Fleiner, 2009)。又如日耳曼人在神聖羅馬帝國於1806年解體、及第二帝國(1871-1918)統一前，先後有日耳曼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 1815-66)、及北日耳曼邦聯(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1867-71)(Hudson, 1891; Wikipedia, 2020: Unification of Germany)。

戰後，實際上結合的邦聯不多，比較特別的是阿拉伯人國家在泛阿拉伯主義(Pan-Arabism)號召下，前後嘗試過阿拉伯聯邦(Arab Federation, 1958，伊拉克與約旦)、聯合阿拉伯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 1958-61，埃及與敘利亞)、聯合阿拉伯國(United Arab States, 1958-61，聯合阿拉伯共和國與北葉門)、阿拉伯共和國聯邦(Federation of Arab Republics, 1972-77，利比亞、埃及與敘利亞)，實質上都是邦聯(Reiser, 1983; Awan, 2017; Etzioni, 1965)。另外，塞內加爾(法屬)與甘比亞(英屬)也短暫結合成塞內甘比亞邦聯(Senegambia Confederation, 1982-89)(Senghor, 2008)。俄羅斯與白俄在1996年簽約結合為俄白共同體(Commonwealth of Belarus and Russia)、次年簽約為俄白聯盟(Union State of Russia and Belarus)，頂多只能算是邦聯(Rontoyanni, 2000; Martinsen, 2002)。

邦聯也往往被拿來當藕斷絲連的最後手段，譬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分手、南斯拉夫聯邦崩盤、或是蘇聯解體之前，有點死馬當活馬醫的味道，也就是垂死掙扎。又如立陶宛當年倡議合組波海黑海聯盟(Baltic-Black Sea Union, BBSU，波海三國、烏克蘭、及白俄羅斯)，用意則是在防範俄羅斯(Kortunov, 1993; Volovych, 2006a, 2006b)。在高加索地區，一直有合組高加索邦聯之議(Hille, 2010)。不過，瑞士的國名是邦聯(Swiss Confederation)，其實是聯邦國家；同樣地，加拿大的立國雖然稱為邦聯化(Canadian Confederation)，其實在體制上是聯邦。

¹² 包括舊瑞士邦聯(Old Swiss Confederacy, 1291-1798)、及瑞士邦聯(Swiss Confederation, 1803-48)，中間的赫爾維蒂共和國(Helvetic Republic, 1798-1803)則是法國的附庸。

近年來，國際社會面對多元族群／多元民族國家的齟齬，勸和不勸離，也有一些相關邦聯的討論，譬如伊拉克、敘利亞、奈及利亞、賽浦路斯、蘇丹與南蘇丹、阿布哈茲與喬治亞、以色列與巴勒斯坦¹³、巴勒斯坦與約旦、甚至於蘇格蘭與英國。比較特別的是由肯亞、烏干達、坦桑尼亞、盧安達、蒲隆地、以及南蘇丹所組成的東非共同體（East African Community, EAC），近年商議深化為政治邦聯、甚至於聯邦，值得觀察（圖 2）（*Economist*, 2019; Kiptoo, 2014; Møller, 2010; Shivji, 2010; Vidmar,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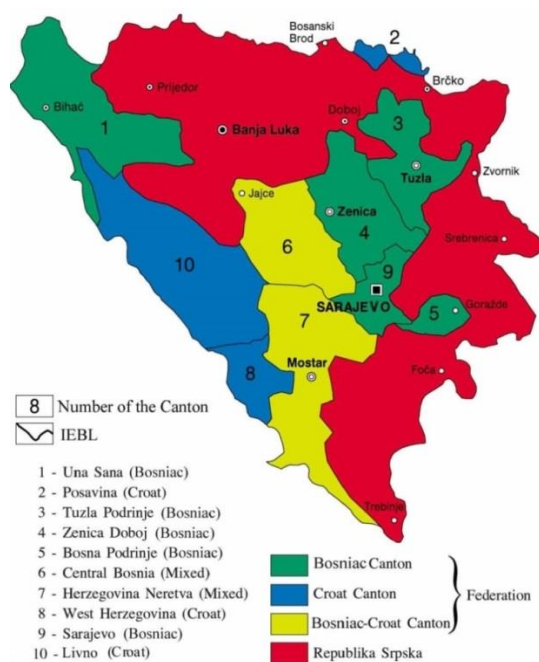
來源： *Economist*（2019）。

圖 2：東非共同體的國家領導者

至於獨特自成一類的（*sui generis*）歐盟，雖然形式上是國際組織，或說依違於國際組織與國家之間，實質上是邦聯、甚至暗藏聯邦主義（*cryptofederalism*）；近年除了因為東歐共產國家民主化而成員擴張，也就是所謂的廣化（*widening*），成員國也因為功能整合而有局部主權讓渡、或是共享，也就是所謂的身化（*deepening*），可以視為「聯邦式的邦聯」（*federal confederation*）（Kelemen, et al., 2015; Somek, 2013: 561; Majone, 2009; Elazar, 1998c）。不過，由於英國脫歐（*Brexit*）成功，雖然不至於解體，是否能進一步政治整合，未必是那麼樂觀（Scuirra, 2017; Schimmelfennig, 2018; Leruth, et al., 2019）。

¹³ 見 Avishai（2018）、Elazar（1998b）、Godwin（2019）、Scheindlin 與 Waxman（2016）。

另外，南斯拉夫解體後成立的波士尼亞（Bosnia，全名是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Bosnia and Herzegovina/Bosnia-Herzegovina, BiH/B&H，又簡稱為波赫），是由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¹⁴, FBiH/FBH，簡稱波赫聯邦）、及塞族共和國（Republika Srpska/Serb Republic, RS，或是塞爾維亞共和國）這兩個政治體所組成¹⁵（圖3）。表面上，這是一個國家，由於中央政府的權力不多，因此實際上是「邦聯式的聯邦¹⁶」（confederative federation）。



來源：Office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2003）。

說明：紅色是塞族共和國，是單一體制；其他屬於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劃為10個邦。

圖3：波士尼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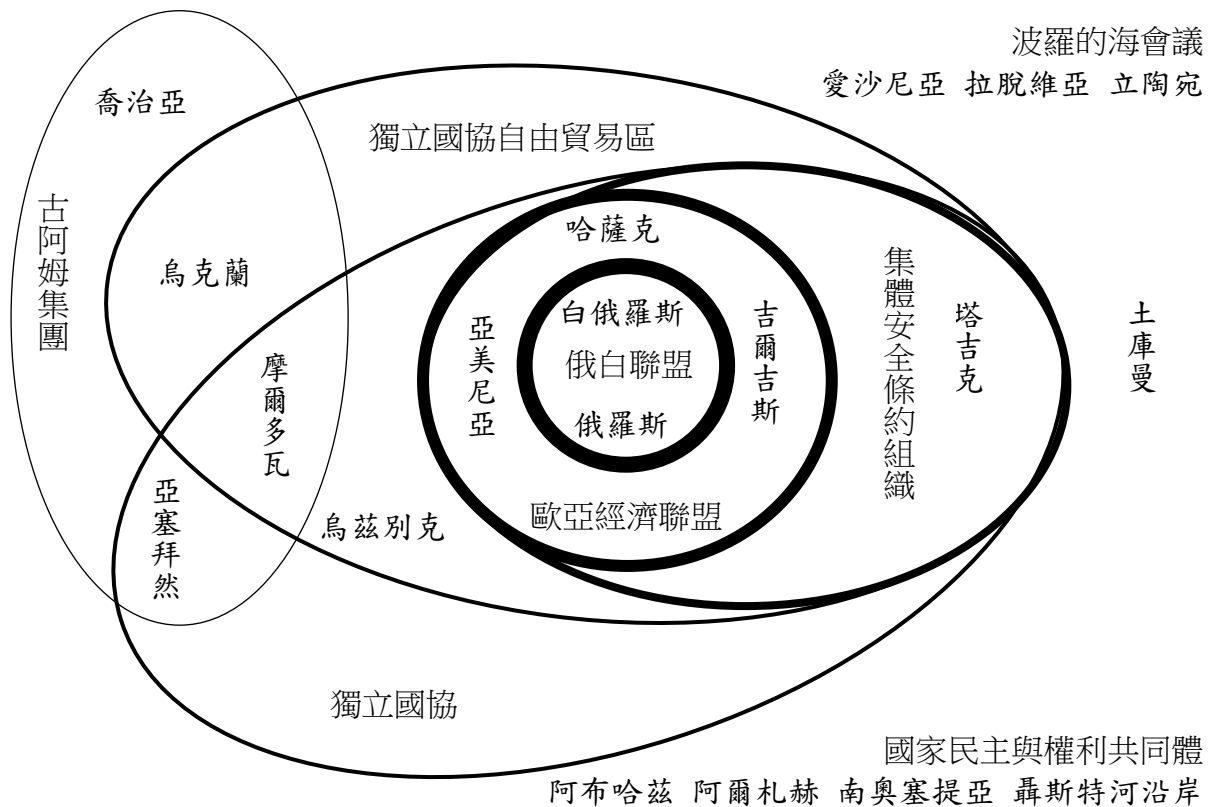
其實，commonwealth的原意是共同福祉，後來延伸為共和國，目前，澳洲、巴哈馬、及多米尼克的國名還保留這種用法，歷史上則有冰島自由邦（Icelandic Commonwealth, 930-1262）、波蘭立陶宛王國（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1569-1795）、以及英吉利共和國（Commonwealth of England, 1649-60）（Solvason, 1993; Rodrigues, 2010; Hisrt, 1994）。國際上目前的國協有兩個：大英國協

¹⁴ 又稱 Bosniak-Croat Federation、或是 Muslim-Croat Federation。

¹⁵ 有關於波士尼亞的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見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2005）、Keil（2013）、Morrison（1996）、及 Perry（2015）。

¹⁶ 根據烏特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而來的荷蘭前身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Seven United Netherlands, 1581-1795），也是邦聯式的聯邦（Boogman, 1979: 396, 399）。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是由 52 個前英國的屬地、或殖民地所組成，過去有關稅減讓的好處，現在除了每四年一次的國協運動會、或是文化交流，對於比較有爭議性的課題，未必大家都賣英國女王的帳；獨立國協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則是蘇聯解體後所組成，有自由貿易區的性質，不過，波海三國不願意加入，而烏克蘭也因為失去克里米亞而耿耿於懷，喬治亞更因為在 2008 年為了領土紛爭與俄羅斯開戰憤而退出 (圖 4)。至於美國屬地波多黎各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以及北馬利安納群島 (Commonwealth of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正式名稱也是國協 (Duany, 2017; Farrell, 2013)。



來源：改繪自 Wikipedia (2020: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說明：最核心的是由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組成的俄白聯盟 (Union State of Russia and Belarus)，加上哈薩克、吉爾吉斯、及亞美尼亞成為歐亞經濟聯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加上塔吉克成為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加上摩爾多瓦、亞塞拜然、及烏茲別克就是獨立國協，加上摩爾多瓦、及烏克蘭則是獨立國協自由貿易區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Free Trade Area, CISFTA)。喬治亞則自行與烏克蘭、亞塞拜然、及摩爾多瓦組成古阿姆集團 (GUAM Organization for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有波羅的海會議 (Baltic Assembly, BA)。分離的阿布哈茲、阿爾札赫、南奧塞提亞、及聶斯特河沿岸合組國家民主與權利共同體 (Community for Democracy and Rights of Nations)。土庫曼則維持中立。

圖 4：蘇聯解體後各國的關係

魁北克的多民族聯邦觀點*

對於政治學者來說，加拿大之所以誘人，除了跟台灣一樣有四大族群（英裔、法裔、原住民族、新移民），以所謂不對稱聯邦（*asymmetric federalism*）的方式來安排兩個開國族群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省的界線反映出地域與族群界線的聚合），有別於單一（*unitary*）體制的中央集權化，跟歐洲的瑞士一樣，一直是國人羨慕的國度，予人無限的想像空間。另外，該國多年來進一步推動多元文化主義，對於一向飽受同化主義制約的台灣人而言，也是另類的一盞明燈。

這也是要跟大家說明，為何留學美國的我，為何會對加拿大情有獨鍾、發起被視為學術雞肋的加拿大研究、甚至於擔任過理事長。對於追求獨立建國的台灣人來說，加拿大的魁北克經驗更是他山之石，兩次獨立公投驚濤駭浪、功敗垂成，讓人惋惜不已。在 1980 年的第一次公投，筆者正好念大學，似懂非懂；領導公投的省長在 René Lévesque 在 1987 年英年早逝，我還是博士班研究生，惋惜不已；到了 1995 年的公投以極小的差距未能過關，已經學成回國任教大學，讓人驚覺，必須尊重境內的原住民族、以及接納新移民。

久仰阿蘭·甘詠（Alain-G. Gagnon）教授的大名，特別是聯邦制度、以及族群政治的鑽研；除了加拿大政治教科書，書架上還有他編纂的聯邦比較研究（Burgess & Gagnon, 1993）、以及合寫的魁北克「寧靜革命」（Gagnon & Montcalm, 1990）。因此，當翰蘆洪總邀請我書寫推介文，欣然答應。當然，也對於甘詠教授的同事、來自台灣的林挺生教授，在本身忙碌的教學研究外，願意費心從事漢譯，相當佩服與感心，尤其是他留學歐陸法國、熟悉加拿大跟魁北克、又瞭解出身的台灣，相得益彰。

本書的立論是這樣的：聯邦體制原來是以分權的原則來容納兩個迥然不同的

*〈推薦序〉於阿蘭·甘詠（Alain-G. Gagnon）與拉斐爾·雅可維諾（Raffaele Iacovino）《聯邦主義、公民權與魁北克論多元民族主義》（*Federalism, Citizenship and Quebec: Debating Multinationalism*）（林挺生譯）。台北：翰蘆出版社（2014）。

社會，然而，聯邦政府卻假借著憲法回歸本土¹⁷ (patriation, repatriation) 的名義，趁機撕毀當年雙方的協議，剝奪魁北克的自主性；另外，渥太華又透過多元文化主義沖淡魁北克作為獨特社會的基礎，蠶食鯨吞，破壞當地政府的跨文化主義努力；最後的打擊是聯邦政府透過福利措施的掌控，以公民權遂行中央集權，聯邦主義的精神蕩然無存，造成魁北克的失落及貌合神離。

兩位作者開出來的藥方式這樣的：由英裔掌控的聯邦政府必須承認魁北克人是具有主權的民族 (sovereign people)、而非單純的少數族群 (ethnic minority)、更不是利益團體，因此擁有自決的權力；這是加拿大聯邦出現之前就既存的事實，不容多數者抹煞。事實上，魁北克堅持「雙重多數」 (two majorities) 的概念，也就是說，儘管英裔人口在全國上具有優勢，不過，加拿大在實質上存在著兩個多數族群，也就是說，法裔是魁北克的多數族群，不要視而不見。

在這樣的基本認識下，作者提出「多元民族主義」 (multinationalism) 的理念，主張以多民族的前提來擘劃聯邦制度、以及公民權，否則，不只是聯邦主義的精神破壞殆盡，連作為加拿大內部民族 (internal nation) 的魁北克民族也被自由主義虛無化了。具體而言，加拿大的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過程必須兼顧民族建構 (nation-building)，不要高舉前者的大旗來暗藏單一民族國家的議程；換句話說，加拿大應該是一個由多元民族所組成的聯邦體制國家。

如果我們以當前的幾個重要的民主政治理念來看 (圖 5)，加拿大聯邦政府先後嘗試過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以及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不過，還是不脫自由主義 (liberalism) 的本質，也就是以個人權利的保障來進行民族整合 (national integration)，實際上就是毫不靦腆著手由單一族群支配的單一民族國家。作者苦口婆心，認為要避免魁北克割席而去，就是承認法裔的民族認同、主權、以及自決權，以嶄新的模式來實踐聯邦體制。由此看來，作者的貢獻是結合民族主義、以及多元文化主義，一方面豐富民族主義的形式，另一方面

¹⁷ 有關於加拿大憲法回歸本土，見 Hodge (1985)、及 McWhinney (1984)。

則超越 Kymlicka(1989, 1995) 等人所揭櫫的多元文化主義。如果說 Tully(1995) 是這個途徑的政治哲學先行者，作者則是在政治制度上發揚光大、相得益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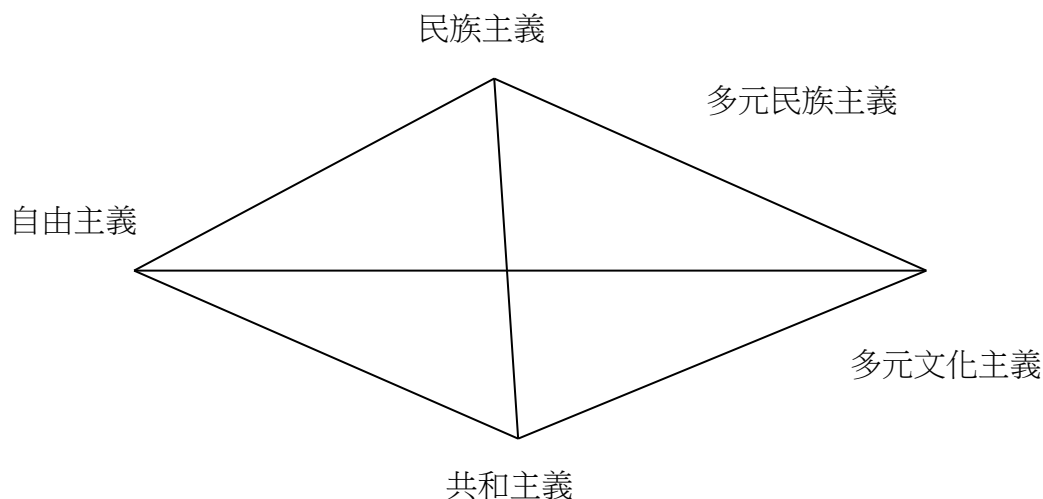


圖 5：幾種民主政治理念之間的關連

回到台灣的場域，當台灣的南島民族希望依據國際潮流由山地同胞正名為原住民族 (Indigenous Peoples)，一些人嗤之以鼻，認為哪有一個國家可以有兩個民族，同時也擔心具有民族身份，萬一選擇分離時怎麼辦？到目前為止，這似乎是杞人憂天，因為，只要政府的作為把原住民族當作這個國家不可分的構成份子，就不會有原住民獨立的呼聲；可惜，目前的國民黨政府堅持福利殖民主義，堅持沒有土地的所謂「空間合一」自治，作法跟當年沈葆楨開山撫番的心態並無二致。加拿大的前車之鑑值得深思。

客家人有其獨特的語言文化、以及原鄉，因此，也絕對有資格由族群提升為民族；不過，到目前為止，客家菁英的訴求止於文化認同的維持，尚未見到有地域性安排的呼聲。外省族群是戰後前來的移民，第一代難免有徘徊的中國出生地鄉愁，至於中國認同，除了文化層面、以及集體福祉的捍衛，政治上與中國統一的主張應該是極端少數；會不會與晚近前來的中國配偶合流，匯成一個內部的民族，尚難逆料。新移民的基本人權絕對要加以保障，然而，入境隨俗而非大軍壓境，應該是大家的期待。作者的真知灼見提供我們思考的方向。

台灣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佔領地？*

根據媒體的報導，前總統陳水扁先前並非控告美國政府，而是向美國軍事上訴法庭請願，主張自己是美國委託在台灣治理的「實質民政首長」，因此，要求美國承認他是「美國政府代理人」、並飭令現任首長撤銷他的無期徒刑判決。

歷年來，對於台灣前途定位的各種論述中，除了追求獨立建國、或是與中國統一，也有人主張將台灣變成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近年來，何瑞元、林志昇提出「台灣仍隸屬美國軍事政府佔領」的看法，並獲得前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的背書，大概不脫上述見解的範疇，也就是先確立託管地的身分，再伺機取得州的地位。有別於過去台灣同鄉遊說美國國會議員的作法，他們採取司法途徑，大家姑妄聽之，不願意大加撻伐。

誠然，就國際上對於有主之地取得主權的方式，不外乎透過征服、或是轉移（包括購買）；因此，美國在二次大戰打敗日本，當然是有權取得台灣。然而，在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所有之後，儘管美國有能力接管，卻一直沒有軍事佔領的事實，更不用說有意願擁有。終究，被盟軍委託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實質佔領，硬把台灣當作固有領土收回，成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省份。

美國目前除了現有的五十州以外，還有一些海外領地¹⁸(oversee possession)，包括美屬威京群島（購自丹麥）、波多黎各、關島（美西戰爭的戰利品）、美屬薩摩亞（原為聯合國非自治領）、以及北馬里亞納群島（原為聯合國託管地），都已經納入（incorporated）而成為本土不可分的一部分（integral part of the proper）。除了美屬薩摩亞，其他領地都已經透過國會立基本法而建制（organized），住民都享有美國公民權。就政治安排而言，波多黎各、以及北馬里亞納群島與美國有國協的關係，有相當的自治權，其他領地則算是屬地，權限較少。何瑞元等人相信，台灣應該是美國的第六個海外屬地（圖6）。

* 《台灣時報》2009/10/12。

¹⁸ 或是稱為島嶼地區（insular a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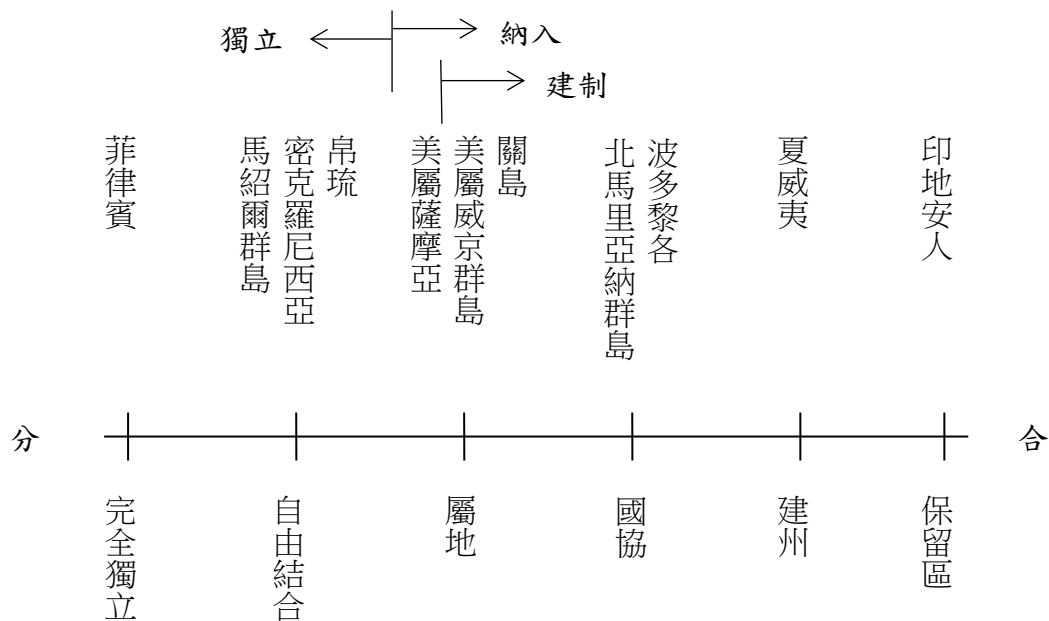


圖 6：美國前殖民地或託管地的安排

美國在戰後所接收的太平洋島嶼託管地，除了上述北馬里亞納群島，馬紹爾群島、密克羅西亞、以及帛琉已經獨立、卻與美國有「自由結合」(free association) 關係的，基本上就是保護國 (protectorate)；由於他們原本只是日本的託管地，美國因而未便直接吞下擁有。相對之下，台灣在戰前就是由滿清割讓而來合法固有 (permanent) 領土，因此，不適用聯合國託管。日本在『舊金山和約』放棄台灣主權，卻刻意未明言轉讓給誰，才有日後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早期的台獨運動追求建立「台灣共和國」，因此，必須消滅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的作法是強調台灣、淡化中國，也就是以本土化來虛無化中華民國，進而把「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切割。至於民進黨政府的「中華民國是台灣」，只是想取而代之、汲取國家資源，反而強化中華民國的正當性。

現在，陳水扁毫不靦腆地承認自己在總統任內「奉美國在台協會的指示行事」，以證明美國軍事政府仍然存在台灣的事實，當然可以理解其因為貪瀆案件纏身以至於急病亂投醫。不過，這樣的立論，無疑把美國視為台灣的軍事佔領國，而他自己不啻就是「特首」。當過民選總統八年的陳水扁，竟然可以如此口不擇言、矮化台灣的主權，也難怪他當年會嘲諷台獨運動者是自欺欺人。

尷尬的是，到底台灣的百姓已經直接選舉總統幾回，代表的意義是甚麼？比較嚴肅的課題是，如果美國願意接納，究竟有多少人會同意台灣變成美國的海外領土？

中國搖擺不定、及柿子撿軟吃的「統一主義¹⁹」*

中國在抗日時期，把朝鮮人、及台灣人（福爾摩沙人）視為「被壓迫民族」，是爭取加入「反侵略統一戰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象。最為廣泛引用的是毛澤東當年回答美國記者 Edgar Snow（1936）的訪問，說朝鮮跟台灣並不包含在長城以南打算收復的失土，而且竭誠願意協助兩地掙脫日本殖民主義的鐵鍊獨立：

It is the immediate task of China to regain all our lost territories, not merely to defend our sovereignty below the Great Wall. This means that Manchuria must be regained. We do not, however, include Korea, formerly a Chinese colony, but when we have re-establish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ost territories of China, and if the Koreans wish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hai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we will extend them our enthusiastic help in their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The same thing applies to Formosa. As for Inner Mongolia, which is populated by both Chinese and Mongolians, we will struggle to drive Japan from there and help Inner Mongolia to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state.

然而，究竟是台灣人與中國人是否分屬不同的民族、以及台灣是否為中國的故土，中共的立場搖擺不定。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1931），中共承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有完全的民族自決權，可以脫離中國成立獨立的國家，包括蒙古、回、藏、苗、黎、以及高麗人等：蒙古（外蒙古）有蘇聯（俄羅斯）撐腰的，在 1945 年公投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加以承認；相對地，柿子撿軟的吃，孤立無援的新疆、及西藏是已經吞下肚的肥肉，豈能甘心吐出？

中國於甲午戰敗後跟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戰後，日本放棄台灣主權，台灣人未被徵詢前途歸屬意願，逕自將台灣交由蔣介石政權接收。中共取

¹⁹ 或稱為「復國主義」（irredentism）。

* 《民報》2016/4/19。

得中國政權後，國民黨政府君臨台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庭抗禮，表面上是中國內戰的延續，不過，在美蘇對峙的國際局勢下，儼然就是「兩個中國」，一個是「島嶼中國」、一個是「大陸中國」。儘管李登輝政府（1988-2000）展開民主化、以及本土化，『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還是有尾大不掉的「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民進黨陳水扁政府（2000-2008）認為台灣已經獨立、只缺正名，基本上是借殼上市，即將上台的蔡英文主張「維持美國所定義的現狀」，看不出有揮別舊政權（*Ancien Régime*）的雄心大志。

從毛澤東的武力解放、血洗台灣，到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即使中國與美國和解，在歷來的『上海公報』（1972）、『建交公報』（1979）、以及『八一七公報』（1982），喋喋不休「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儘管李登輝在 1991 年廢止施行長達 43 年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就是不再視對方為叛亂集團，然而，中國還是拒人於千里之外，因而有『兩國論』；陳水扁也有和解的期待，在就職演說忘情喊出「四不、一沒有」，終究還是以「一邊一國」敗興而歸。

自從中國分別由英國及葡萄牙手中取回香港、以及澳門，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紛爭大致解決，除了台灣牽涉住民自決，近年來的焦點放在東海、以及南海，分別挑戰日本、以及美國，順勢將台灣捲入靠邊戰的困境，特別是釣魚台。儘管誓言「追求和平、絕不稱霸」，習近平所謂的「新型大國關係」，就是要跟美國互別苗頭，試圖透過攘外來安內。不管是南海的九段、還是十一段 U 形線，涉及島礁主權、海域資源及海權的聲索，根源則在於戰後美國由日本手中交給中華民國，訴諸歷史則不免又落入帝國思維的窠臼，而大舉建造人工島就是典型的擴張式民族主義，頗有與世界為敵的氣勢，卻又令人不解。

就中國的傳統，政治安排不外納入版圖的內屬（行省化、民族自治、特別行政區、羈縻府州）、及懷柔外冊的外藩（藩屬、朝貢國、附庸）（圖 7）；至於國際法所認定的政治關係，除了互不相屬（田無溝、水無流），以結合緊密的程度

來看，不外單一國家、聯邦、自由結合、邦聯、區域整合、國協、及特殊關係。那麼，除了類似日耳曼人、安格魯-撒克遜人、阿拉伯人般的中華民族（華人、漢人）血緣文化關係，暫且不談鬆散的一般用字（譬如兄弟之邦）、也不論台灣法理獨立（譬如台灣共和國），大家想像中的政治安排究竟是什麼？換句話說，到底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怎麼樣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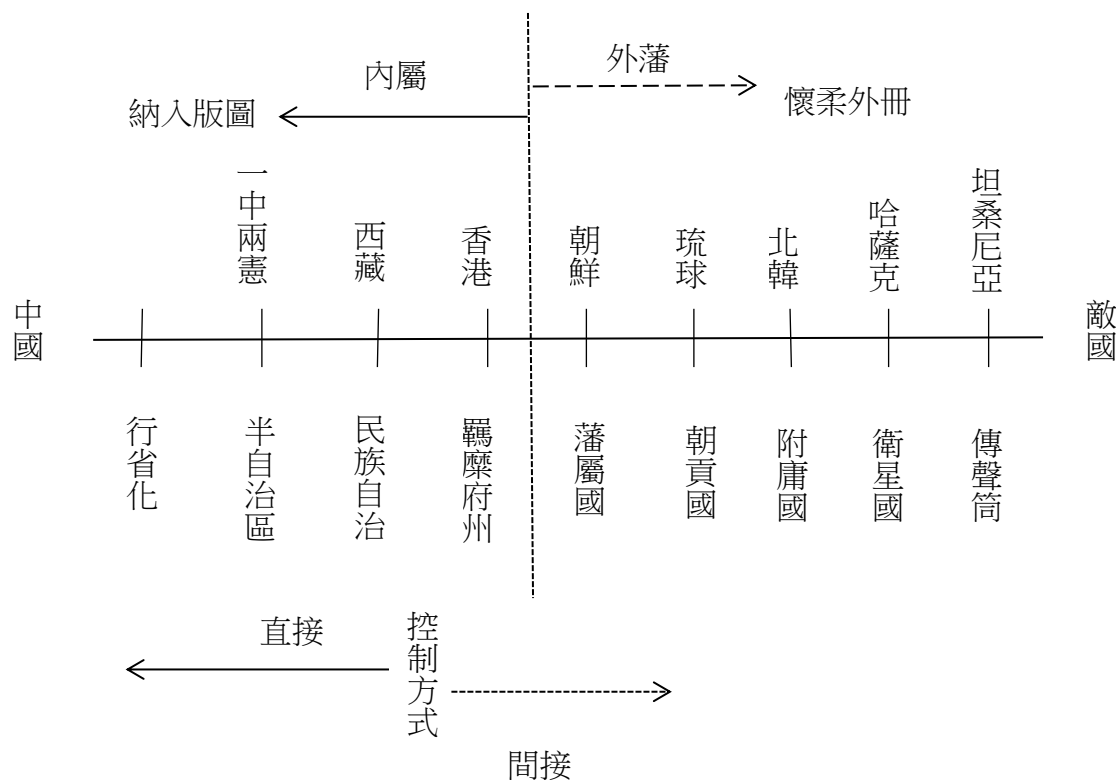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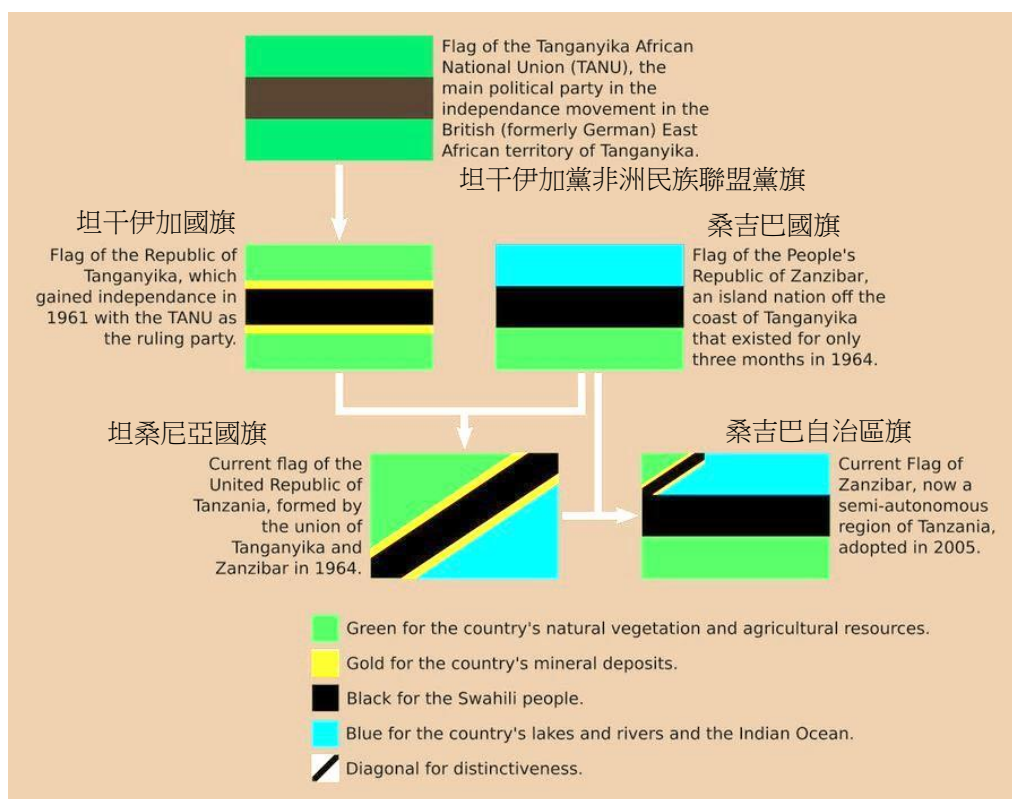
圖 7：中國的天下觀

坦干伊加與桑吉巴結合的經驗

先前讀到中國學者（王貞威，2011；李義虎等，2015）、及統派（黃光國，2015）詮釋洪秀柱的觀點，指出就是「一中兩憲」，還特別提到中國領導者援引東非「大陸」的坦干伊加（Republic of Tanganyika）與外海的桑吉巴（People's Republic of Zanzibar²⁰）在 1964 年合併（union）為例，也就是目前的坦桑尼亞（Tanzania）的經驗。原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台灣的地位不如香港跟西藏。

²⁰ 一開始稱為 People's Republic of Zanzibar and Pemba。

坦干伊加人騙歸騙，至少國名坦桑尼亞²¹，還納入桑吉巴，國旗亦然（圖 8）。中國人跟統派連騙人，都不是很用心。



來源：Reddit (n.d.)。

圖 8：坦桑尼亞國旗的產生

坦干伊加、及桑吉巴分別在 1961、及 1963 年脫離殖民地獨立，桑吉巴政變領導者卡魯姆(Abeid Karume)擔心被報復，因此跟坦干伊加領導者尼雷爾(Julius Nyerere)商議合併²²，私相授受簽訂聯合協議²³（圖 9），老百姓蒙在鼓裡（Sepere, 2013）。經過五十年、爭議不斷。尤其是前者不斷恣意片面剝奪後者的權力，甚至於強行調兵去外國（莫三比克）打戰。儘管後者有憲法、也有所謂的總統²⁴，其實只是最高行政首長 head of the government、並非國家元首，有點像烏克蘭的克里米亞。

²¹ 原本國名「坦干伊加及桑吉巴聯合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隨即透過立法(*United Republic (Declaration of Name) Act, 1964*)改名「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坦(Tan)來自 Tanganyika、桑(Zan)來自 Zanzibar。

²² 外部因素則是在冷戰的脈絡下，西方國家擔心會變成「非洲的古巴」(Sanders, 2014: 37)。

²³ 當然，形式上還是分別透過兩國的議會通過 *Union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Act of 1964*、以及 *Union of Zanzibar and Tanganyika Law of 1964* (Jinju, 2014: 101)。

²⁴ 原本的約定是桑吉巴總統自動成為坦桑尼亞的副總統，經過 1992 年的修憲，僅為內閣成員。



來源：CIGH EXETER (2015)。

說明：左為坦干伊加總統尼雷爾，右為桑吉巴總統尼雷爾。

圖 9：尼雷爾與尼雷爾簽署聯合協議

問題是，不管憲法²⁵、或是『聯合條款』(*Articles of Union, 1964*)，並未明訂坦桑尼亞的憲政體制究竟是單一、還是聯邦制，而桑吉巴在實際上的運作只能算是單一體制下的一個「半自治區」(semi-autonomous region)，儼然是臣屬於坦桑尼亞的地方政府，談不上聯邦的成員、更不用說邦聯 (Haule, 2006: 223)。換句話說，表面上是兩個主權國家平起平坐，這樣的「一國兩憲」，其實是前者吞掉後者。既然失去的主權拿不回來，當然已經不成為一個國家。

事實上，政府迄今連結婚證書『聯合條款』的原版都拿不出來：當然，也有質疑究竟這項協議 (agreement) 是否為具有國際法效力的一項條約 (treaty) (Wikipedia, 2020: *Articles of Union*; Kabudi, 1993: 311-12, 315-18; 323-30)。多年來，坦桑尼亞政府不准桑吉巴人討論這件事，接任的桑吉巴總統 Aboud Jumbe (兼坦桑尼亞第一副總統) 還因此被迫下台，更不用說閣員被下獄 (Wikipedia, 2020: *Articles of Union*; Jinju, 2014: 106)。

Jingu (2014) 認為當下坦桑尼亞的憲政體制，比較像是聯邦制與單一制的混合體，表面上有聯合政府與桑吉巴政府的分工，也就是有「兩個政府」，實際上比較像是單一體制，當然會引起桑吉巴人的反彈；面對桑吉巴人擴大自治事項

²⁵ 包括『1965年坦桑尼亞過渡憲法』(*Interim Constitution of Tanzania, 1965*)、或是『1977年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1977*)。

的要求、甚至於獨立呼聲，有些大陸人主張乾脆廢掉桑吉巴政府，免得夜長夢多，也就是所謂「一個政府」的憲政結構；比較開明的則認為聯邦制才能藥到病除，應該是坦桑尼亞大陸與桑吉巴雙方各有一個政府，上面再來一個聯邦政府、由雙方輪流當聯邦政府總統，也就「三個個政府」；不少桑吉巴人主張釜底抽薪之道是採取邦聯制，也就是說好聚好散，不止是「兩個政府」，應該是「兩個國家」，再來進一步談是否要結合為邦聯（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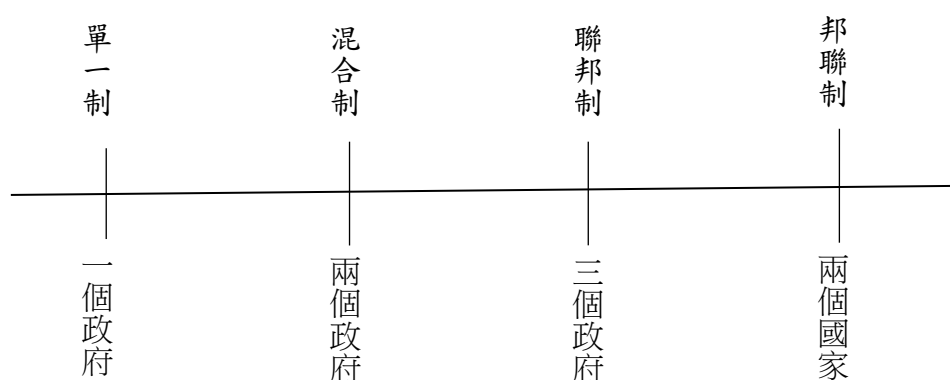


圖 10：坦桑尼亞的憲政走向

值得一提的是，Jingu (2014: 107) 倒是討論了所謂「一國兩制」的聯合結構，也就是讓聯合體負責國防、及外交事務，而小老弟則可以維持自己的認同、及政治跟經濟體系，譬如丹麥與格陵蘭(Greenland)、及法羅群島(Faroe Islands)，芬蘭與奧蘭群島(Åland Islands)，紐西蘭與庫克群島(Cook Islands)，或是中國與香港、澳門、以及台灣的關係。他認為，這樣的安排或許適用於倚賴的關係，也就是外海島嶼、或群島與大陸之間小弟之於大哥的定位，因此，並不適用於像桑吉巴與坦桑尼亞平起平坐的情況。我們必須指出，格陵蘭及法羅群島是丹麥的自治區、奧蘭群島是芬蘭的自治區，庫克群島雖然與紐西蘭有自由結合的關係，其實也是自治領(Hovgaard & Ackrén, 2017; Scarpulla, 2002; Quentin-Baxter, 2008)；相較之下，中國則把香港及澳門當作特別行政區，不要說民主、連自由都沒有，桑吉巴不想要，台灣更沒有道理接受。

藍綠陣營在「習五點」以來的態度*

於民進黨在 2018 年九合一選舉重挫，「習五點」無異讓蔡英文總統不小心「撿到槍」，她喜出望外回以「四個必須」、及「三道防護網」：前者是原則，包括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台灣存在的事實、必須尊重兩千三百萬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來處理我們之間的歧異、及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坐下來談；後者則是具體作法，包括民生安全防護網、資訊安全的防護網、及強化兩岸互動中的民主防護網。雖然中規中矩、不脫維持現狀基調，蔡英文總統的支持度平白上升了 10-15%，迄今一個季仍然維持不墜，可以預見，「反併吞、顧主權」將是明年總統大選的主軸；同樣地，挑戰者賴清德把調子拉到「台灣不做第二個香港與西藏」。

藍營由於失去沾沾自喜的法寶「九二共識」，目前除了高雄市長韓國瑜依然以不變應萬變，國民黨的頭人大致上高舉「和平協議」。然而，究竟和平協議是什麼、如何進行、及終極目標是什麼，迄今並沒有比較周延的說法，看來只是且戰且走的緩兵之計。大體而言，國民黨人士堅持「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就法理而言就是「兩個中國」，與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1999）沒有很大的差別，也就是「台灣已經獨立、國名叫中華民國」；如果有什麼差異，在於國民黨把中華民國當長治久安的大屋頂，民進黨視為暫時借殼上市的遮雨棚，對於中國來說，都是如假包換的「台獨」，政治市場的辨識度不高。

儘管綠營對於和平協議避之唯恐不及，然而，目前除了擔憂台灣淪為香港、或西藏，支應的理由是質疑協議（agreement）並非國際法所承認的條約（treaty），未免管見窺測。早先，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接受訪問表示，「兩岸未來政治關係安排的可能性，可包括歐盟模式、獨立國協模式，或建交成為更緊密的盟邦」，外界以為是政府以「兩國政府相互承認」作為先決條件，不過，他次日趕緊澄清是引述各種不同建議。其實，從李登輝的「歹厝邊」（特殊關係）、呂秀蓮的「遠親

*《民報》2019/5/28。

近鄰」(中立國)、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到辜寬敏的「兄弟之邦」，大體還是圍繞在中華民族、或是華人所組成的國家，跳不出中華民國的窠臼(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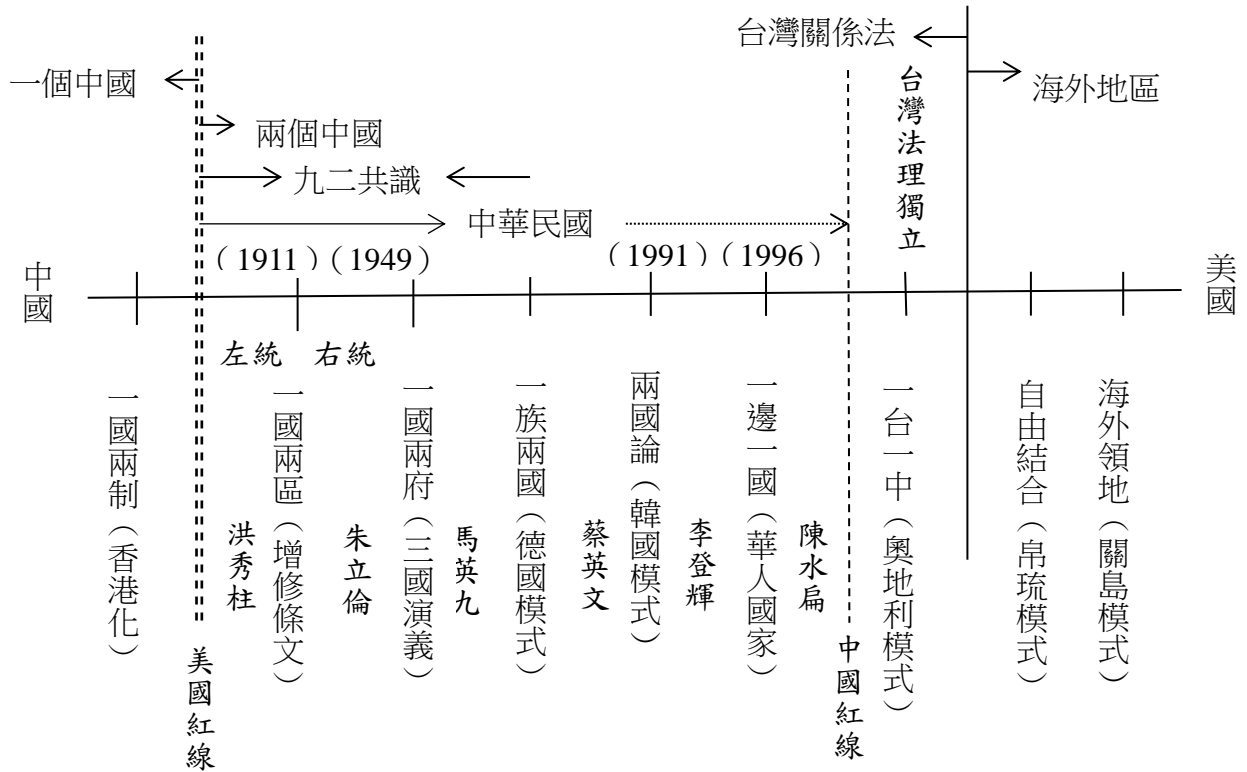


圖 11：台灣的現狀與未來的想像

在藍營方面，自從連戰上回提出鬆散的「邦聯」鎩羽而歸，沒有人甘冒不韙談政治安排，譬如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說「兩岸同為炎黃子孫」、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也表態「兩岸人民同為炎黃子孫、同屬中華民族」、郭台銘的「一個中華華民族底下，一個中華民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血緣文化上的羈絆。倒是韓國瑜日前喊出「國防靠美國、科技靠日本、市場靠中國、努力靠自己」，雖然試圖各方討好，聽起來來是安全以美國為馬首是瞻，難怪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不得不澄清，「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鴻海董事長郭台銘針鋒相對，指出「國防靠和平、市場靠競爭、技術靠研發、命運靠自己」，還強調「國防靠美國是靠不住的」，聽起來不像傳統藍營留美的政治人物；最特別的是他指出，「中美之間我們中立」，相當「呂秀蓮」，

彷彿藍綠之間的台灣前途立場有某種不可言喻的聚合，未必是涇渭分明。

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就是與虎謀皮*

蔡英文在 2016 年就任中華民國總統，迄今四度發表雙十談話，分別是〈堅定向前，讓國家因改革而偉大〉、〈更好的台灣〉、〈民主台灣、照亮世界〉、及〈堅韌之國，前進世界〉。第一年主要在講新政府內政、外交、及兩岸的方向，第二年細部闡述改革、捍衛民主自由、及尋找國際定位三大面向，第三年面對九合一選舉，基調放在國家安全、經濟實力、及社會安全，第四年面臨連任的挑戰，輕描淡寫，聚焦在民進黨政權跟中華民國的關係。

就自稱而言，由本土性的強弱來看，蔡英文先後用過台灣、這個國家、中華民國台灣、及中華民國；相對之下，對於敵人的他稱，由明確到含混，也有中國、北京當局（應該是失誤）、中國大陸、及兩岸的不同用法（表 2）。在前兩年的演講，蔡英文使用相當多的「兩岸」，看來是想要表達善意；這兩年則直接使用「中國」，好像比較強硬，應該是因應韓國瑜的中國經濟牌。

表 2：蔡英文四度雙十談話的用字

	2016	2017	2018	2019
台灣（人民）	18	48	48	24
這個國家	7	0	0	0
中華民國台灣	0	0	0	2
中華民國	3	6	6	6
中國	0	0	6	3
北京（當局）	0	0	1	0
中國大陸	2	0	1	0
兩岸	19	24	3	0
字數	2931	4548	5731	2194

既然是雙十節，儘管「台灣（人民）」出現的次數最多，還是要提「中華民國」，免得使用代名詞「這個國家」被大做文章。最引人注目的是此番新創的「中

*《民報》2019/10/14。

華民國台灣」，強調「中華民國已經在台灣屹立超過七十年」，嘗試把台灣與中華民國結合，彷彿忘了二二八事件是在 1947 年爆發的，高度選擇性的失憶症，明顯可以看出企圖吸納中間選民、甚至於淺藍選民。

我們知道，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未經台灣人的同意，在 1949 年將中華民國搬到台灣，也就是「中華民國到台灣」；儘管後來有蔣經國的「自由化」結合「催台青」，跟歷來外來統治者一樣，基本上還是想要把台灣加以「內地化」。李登輝則透過「民主化」著手「本土化」、「台灣化」，任內把重點畫在「中華民國在台灣」，甚至於自認已經實質完成「台灣中華民國」，也就是將中華民國包含在台灣。

陳水扁政府在 2000 年上台，所謂的「一邊一國」就是「中華民國是台灣」，說穿了就是借殼上市，所謂的當家作主也不過就是取而代之。蔡英文由「台灣共識」到「維持現狀」，高舉「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將台灣與中華民國等同，也就是「台灣變成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變成台灣」，兩者無法區隔辨識；也因此，新創的「中華民國台灣」其實就是將台灣「中華民國化」，把台灣困在中華民國的桎梏中動彈不得。

如果說李登輝是將中華民國包含在台灣裡頭，馬英九則試圖將台灣包含在中華民國，而蔡英文則打算將台灣與中華民國結合為一、不分軒輊。要是國名只是符號，那就沒有什麼好計較（圖 12）。問題是，中華民國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也就是誰才是中國的正統，難怪國際社會很難接受。因此，堅持「維持現狀」就是自我繳械，那是溫水煮青蛙、等待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接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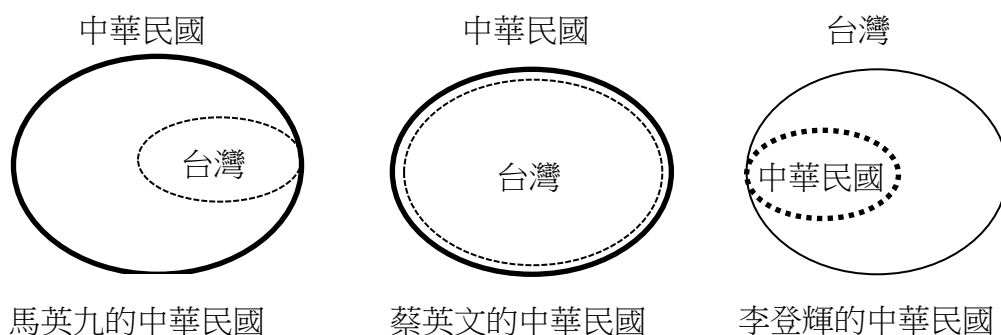


圖 12：中華民國有三種

整體來看，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是在搶中國的法統：儘管雙方都同意、「一個中國」，中共的終極目標是吞掉台灣，國民黨內部有人真的希望統一，也有人相信中華民國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大屋頂」。相對之下，民進黨跟國民黨則是在搶中華民國的主導權，不管是含混其詞的「九二共識」、曖昧的「維持現狀」、還是且戰且走的「一邊一國」，本質是就是「兩個中國」，一廂情願、與虎謀皮，跳不出中國內戰的流沙。三者的共同點，就是反對「台灣獨立建國」（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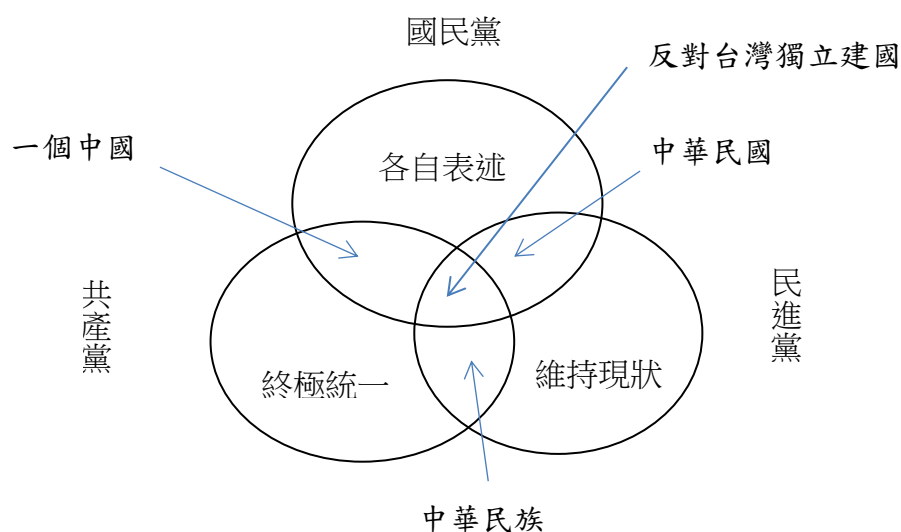


圖 13：藍綠紅三黨的異同

中國的意淫、台灣的國王的新衣

中國武漢爆發肺炎，台灣池魚之殃，相繼被義大利、以及越南禁航（包含華航、長榮）。要怪罪世界衛生組織將台灣與香港、澳門一同納入中國，也就是一些人津津樂道的「兩岸四地」，癥結則是中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話又說回來，所謂「中華民國台灣」，蔡英文總統接受 BBC(2020)訪問，口頭用的是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²⁶，不管是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或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彭煒琳，2020)，前者是「加註台灣」、後者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一般的簡稱還是 China（中國），終究台灣依然只是地名。究竟是圖謀「兩個中

²⁶ 蔡英文在 2016 年參觀巴拿馬運河時，於留言簿的署名是「President of Taiwan (ROC)」，算是立場最清楚的一次（BBC，2016）。

國」、或是暗示終極統一？即使請算命取名字，也會有好幾個選擇。不說文化感情羈絆，為何走不出與中共競爭中國法統的歷史陰影？

中國武漢肺炎肆虐，外國航班既不來、我們也不能去。外交官員噙聲世衛組織，不該把台灣當作中國（疫區）的一部分。問題是，民進黨政府高舉「中華民國台灣」，即使高調「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既然國名是「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人家怎麼搞得清楚「中華民國不是中國的一部分」(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 part of China)？政客認為統獨是假議題也罷，老百姓要是老認為台灣獨立是意識形態，只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糾纏不清，作繭自縛，所有的議題都是高度政治，包括傳染病。只要不被國際社會承認，台灣就不是真正法理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會被當作小媳婦、甚至馬前卒，不要再繼續逃避、自欺欺人了。

老共稱我們為 Taiwan, China (中國•台灣)、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中國•台灣省)、Taiwan, Provin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甚至於不知道如何翻譯的 China (Taiwan) (中國的台灣？)(圖 14)。蔡英文津津樂道的的中華民國台灣，不管翻譯為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還是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中華民國加註台灣)，國際社會分得清楚嗎？是不是在綠紅在隔海對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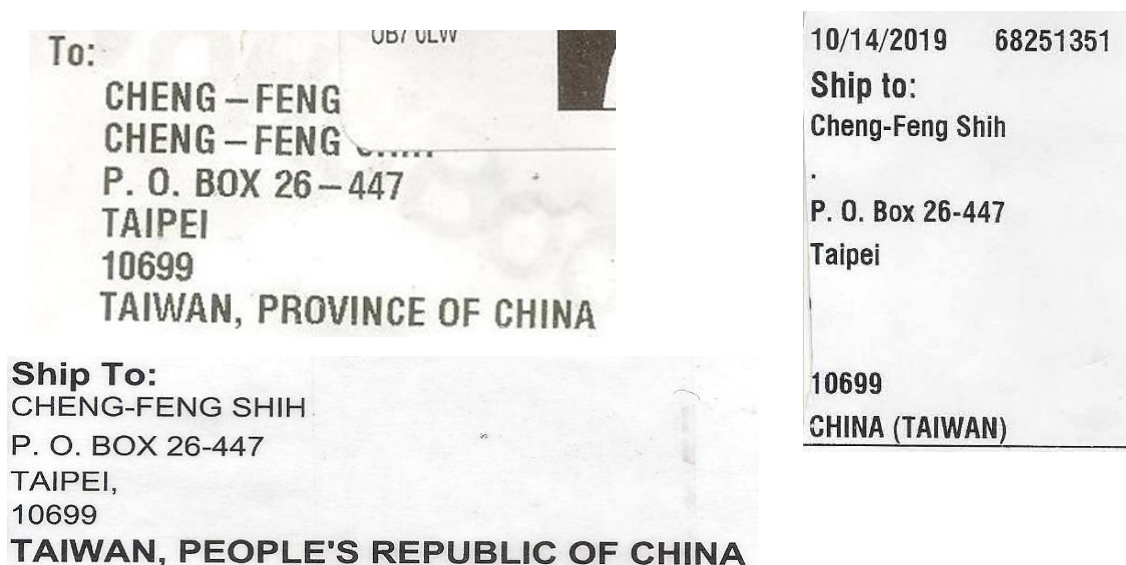


圖 14：中國對台灣的意淫

台灣在馬英九政府時期，使用 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名義，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被罵死了，畢竟聽起來就是「中國的台北」，台灣被虛無化了（周志豪，2016；施正鋒，2016）。現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原本打算舉行武漢肺炎疫情會議，台灣被矮化為 Taipei（台北）²⁷，連台灣都被閹割了了。為什麼不堅持「台灣就是台灣」，藉機會讓世人知道中國的領土野心、義憤填膺，同時也讓國人同仇敵愾？

在海外的台灣人因為拿中華民國的護照遭白眼，亡羊補牢拿中華民國國旗貼在胸前、或是背包上，表示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問題是真的有用嗎？不要忘了，香港跟澳門都有特區的旗幟。俄羅斯有 85 個所謂的聯邦主體（federal subject）（22 共和國 republic、9 邊區 kray、46 州 oblasts、3 直轄市 federal city、1 自治州 autonomous oblast、4 自治區 autonomous okrug），都有自己的旗幟（圖 15、16），特別是 22 個共和國還有所謂的憲法，甚至於民選元首、以及國會，說穿了只不過是行政單位。委曲未必能求全，正本清源，何不光明正大稱自己是台灣，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加入聯合國？



來源：Wikipedia（2019: Flags of the Federal Subjects of Russia）。

圖 15：85 個聯邦主體的旗幟

²⁷ 愛爾蘭裔的世界衛生組織緊急計畫（Health Emergencies Programme）負責人萊恩（Michael Ryan），他在日內瓦的記者會上，用字是「台灣及其他中國【地方】」（Taiwan and the rest of China）（Goodenough, 2020）。



來源：VectorStock（2020）。

圖 16：俄羅斯 22 個共和國的旗幟

喜樂島聯盟的國家定位基調*

喜樂島聯盟成立的宗旨是「獨立建國」，具體的作為是「制憲正名」、以及「公投入聯」。首先就「獨立」的大目標而言，喜樂島並不滿意台灣目前所有某種程度的主權實質（*de facto*）獨立，而是更要積極追求法理（*de jure*）獨立，否則，在蟹居中華民國的情況下，儘管政權轉移、當家作主，在國際上委屈不能求全，維持現狀儼然不能假釋的無期徒刑，台灣人永遠必須看人臉色、任人驅策。因此，真的想要顧台灣的主權，必須讓台灣正式「加入」國際社會，而非自足所謂的「參與」。

再來，就「建國」來說，雖然台灣在戰後總算擺脫殖民地的地位，中華民國政權透過民主選舉取得相當程度的正當性，仍然跳脫不了中共的「一個中國」魔咒；即使暫時能以「兩個中國」虛與委蛇，難免讓世人認為台灣人丟不掉中國奶

* 2019/12/28。

嘴，依然與抽象的中國糾纏不清，無異附和統派「終極統一」。因此，宣布一個新生的「台灣國」、或是「台灣共和國」是必要的，不應該因循苟且借殼上市。

「制憲」的必要性有二。首先，就憲法實質內容而言，『中華民國憲法』是 1946 年在中國制訂的，儘管近三十年來以增修條文的方式經過七次修憲，仍然有諸多扞格不入、窒礙難行的地方，特別是憲政體制不明、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關係不清，不是正常國家所應有的。更重要的事，新國家的肇建一定要制訂新憲，只有透過制憲過程來凝聚人民的民族認同，才能一致對外抗拒中國。

「正名」的關鍵迫切性不容小覷，畢竟名不正、則言不順。由蔣氏政權「中華民國到台灣」到李登輝總統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由原本的「台灣內地化」改弦更張為「中華民國台灣化」，沒有想到班師回朝的民進黨政府竟然高舉「中華民國台灣」，活生生將台灣又塞回中華民國的籬籠。在去年的「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民進黨政府竟然連正名都加以杯葛，豈不是與中共隔海對唱？

「入聯」是讓台灣人取得國家身分的「報戶口」，否則，永遠是國際社會的棄兒、甚至於賤民，地位不如在聯合國具有觀察員身分的巴勒斯坦。誠然，攻堅並非一蹴可及，特別是沒有美國、或日本等國的奧援。不過，當下的民進黨政府敷衍了事，已經倒退到以中華民國「返聯」的立場，何異國民黨等藍營政黨？小英政府的說法是有些事情官方不方便、只好交給民間去做，全面執政所為何事？

最後，「公投」不止是直接民權的具體實踐，更是台灣人行使民族自決權、捍衛台灣主權的最後一道防線。眾所周知，自決權是聯合國在 1966 年通過『公民暨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的第一條，被尊為人權之母。戰後，台灣人從未行使過自決權，那是國際強權政治的不公不義。然而，民進黨政府因為去年九合一選舉失利怪罪公投，竟然違背國際潮流強制修法、硬生生將公投與選舉脫鉤，未來，公投將很難過關，無異剝奪台灣人的自決權。

附錄：與張維嘉談台灣實行聯邦制之可行性*

張維嘉（1989）於《公論報》（九月十八號）討論成立「台灣聯邦共和國」的優越性與可行性，我們對其用心之苦感到相當敬佩。在此，我們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希望能引起更多關心台灣的人士貢獻其智慧來討論。

我們基本上同意增加地方政府的權限可促進人民的參與，進而體現民主。由中央集權（centralization）逐漸走向地方分權（decentralization，或譯地方自治、非中央化），除非國防軍事或外交，其他決策比如稅收、公共設施、教育等等均可交由地方政府全權處理。

然而地方自治與聯邦制雖有相關，兩者並無充分或必要關係。地方自治不一定要聯邦制才可實現，在單一制國家裡，比如英國、法國與西班牙，都或多或少允許地方政府某種程度的自治。相反的，有些國家雖帶有聯邦體制，最高決策卻操在中央政府的手中，比如蘇聯與南斯拉夫。總之，地方自治與聯邦制是兩回事，不可混合為一。

其次，我們要問「瑞士化」的內涵為何？一般人看到「瑞士」這個字眼，馬上可聯想到中立、和平、美麗、鐘錶、國際組織所在、或許再加上聯邦制。但我們不以為識者在討論建設台灣為「東方的瑞士」時，他們指涉的是聯邦制，而是指自由中立，不受列強干涉（尤指中國）。瑞士於兩次世界大戰中得以保持中立，有其地理位置與戰略因素，以及其人民捍衛國土維持自由的決心。瑞士人於大戰中向德國正告，一告德軍打算入侵，他們將炸掉隧道通路，並將行焦土游擊戰，使德國即使軍事行動成功，將無任何利益可得。這當然與聯邦制的關係不大。

那麼，為何要行聯邦制？如果說因為瑞士實行聯邦制，我們也要採聯邦制才可達到「瑞士化」的境界，理由未免太牽強。張維嘉提出可耕面積、文化族群的存在，以及天然資源的有無來論證台灣也有條件實施聯邦制。然而，他還要進一步說明聯邦制比單一制優越。

* 以筆名藍道權寫於《鄉訊》1989年12月號，18卷12期，頁18-19。

目前憲法採聯邦制的國家有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委內瑞拉、阿根廷、巴西、瑞士、西德、奧地利、瑞士、蘇聯、南斯拉夫、捷克、印度、馬來西亞、澳洲、奈及利亞、和坦桑尼亞。而有些國家或放棄聯邦制，如印尼與緬甸，或是解體，如巴基斯坦與孟加拉一分为二，馬利與塞內加爾的分治。其之所以採聯邦制，乃因各地區有其存在的歷史意義，或各區有特殊化集團（ethnic group）集中居住的故土（home land），或歷史上的錯縱因素陰錯陽差而結合，並沒有一定的脈絡可循。一般而言，採聯邦制的目的在防止中央政府坐大，以說服各邦安心地待在聯邦內。

張維嘉指出台灣有十六縣市，可自成一邦合組聯邦政府，但他忽視這些行政單位是人為的，並未構成任何有意義的有機體。台灣各大族群雖有其集中故土，比如客家之於桃竹苗屏，但現有行政單位並無法正確勾勒出各族群聚居的界線，比如桃園有客家與鶴佬，新竹市為鶴佬居多，屏東市亦然，而台中東勢則為客家鎮，若加上大陸籍則又更形複雜。又隨著現代化與工業化的進展過程，各族群均有互相從對方的故土或大都市遷居的傾向，這使現有行政單位不具任何意義。我們實在看不出有任何道理要他們硬套瑞士的型式。

解決族群紛爭的方法很多，聯邦制不過其中一項，還可透過少數民族的保護、菁英的談判、或聯盟（consociation）等等。但我們不以為聯邦制可化解台灣的族群問題，因為如上所言，各族群的居所未能侷限在現有行政單位，除非我們來一個強迫遷徙，使各族群能恰恰在各縣市而不要混居。就算大家同意桃竹苗屏花歸客家，台北、高雄歸大陸籍，其他歸鶴佬，另外再設保留區給先住民，我們還有一個問題，異族群通婚者要住在哪裡？法律或可規定歸父或母系的故土，但不管如何，現有十六縣市絕對不適聯邦結構。

張維嘉以為聯邦制可解決「大陸代表制」問題，因為他們在混居的縣市内可經比例保障而參與自治事務，則在單一制即可用此辦法，與聯邦制又有何干？

文中又提到上院由各省代表組成，下院依人口比例選出，則可充分保障少數

族群。但是如果各省假設選兩個上議員，則客家族群只能選出十名，大陸籍四名，他們投票時將永遠會輸給鶴佬族群（不論上、下院皆然），則何來保障？其紛爭將不斷，永無寧日，倒不如許世楷的建議來得周詳。

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聯邦制不能保證解決族群問題，蘇聯、南斯拉夫、加拿大的殷鑑不遠。馬來西亞的聯邦制仍然公開歧視華人，孟加拉獨立又為聯邦制失敗一例，而即使瑞士就打過五次內戰。在二次大戰後，講法語的 Jura 區的獨立運動一直困擾瑞士，最後 Jura 自成一個州，由講德語的伯恩州分立。可見聯邦制並非萬靈丹藥。

張維嘉指出聯邦制可把目前的四級行政系統改為二級，進而可簡化行政手續，減少公務人員。誠然目前台灣的行政系統由於中央政府與省政府所轄地區重疊，以致於各機構架屋疊床，但這並非因為實行單一制所致。將來台灣建國，只要廢除省級編制，上述問題即可迎刃而解，不需採用聯邦制。

文章又提及聯邦制可改進人口集中、交通、環保等諸問題。其推理似乎草率。同樣的，張維嘉表示聯邦制將提供派系參政機會，進而可化解派系問題。令人大惑不解？派系的由來有其特殊成因，即使增加再多的地方行政首長職位，各派的人還是要爭，更何況現在不過是把市長改為州長，換個頭銜罷了，何來增加參政機會？聯邦制只不過把目前中央政府由大陸籍佔據的情況改為由鶴佬或客家取代，使其可能依人口比例任職，但這只要改善國會結構即可達成。

最後，文章提到聯邦制可以尊重大陸籍族群對中國的感情，並可指導未來與中國的關係。我們看不出來台灣行聯邦制與中國和台灣的聯邦關係有何關係呢？

總之，台灣的問題很多，有賴大家的智慧逐一解決，絕非聯邦制一端可以解決萬事。

參考文獻

- 王貞威，2011。〈聯合共和國：坦桑尼亞模式與兩岸統一模式初探〉《中國評論》2月，頁45-50。
- 李義虎等，2015。《“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
- 周志豪，2016。〈談「中華台北」，學者施正鋒：誰想被稱中國的台北〉《聯合影音網》5月29日 (<https://video.udn.com/news/498551>) (2020/2/23)
- 阿蘭·甘詠 (Alain-G. Gagnon)、與拉斐爾·雅可維諾 (Raffaele Iacovino) (林挺生譯)，2014。《聯邦主義、公民權與魁北克論多元民族主義》(*Federalism, Citizenship and Quebec: Debating Multinationalism*)。台北：翰蘆出版社。
- 施正鋒，2001。〈統合理論與台中關係〉《台中美三角關係——由新現實主義到建構主義》頁31-62。台北：前衛出版。
- 施正鋒，2016。〈霸氣卻又優柔寡斷的蔡英文〉《民報》9月27日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56d6ab67-4339-484b-a645-0d655529afc7>) (2020/2/23)。
- 張維嘉，1989。〈與其虛幻期待，不如身體力行；建立東方瑞士——台灣聯邦共和國〉《新潮時代週刊》294號，頁58-61 (轉載於《公論報》1989年9月18日)。
- 彭煒琳，2020。〈蔡英文：中華民國台灣已是獨立國家〉《工商時報》1月15日 (<https://ctee.com.tw/news/policy/207291.html>) (2020/2/15)。
- 黃光國，2015。〈一中兩憲下簽和平協議〉《中國時報》7月24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724001657-260109?chdtv>) (2020/2/18)。
- 維基百科，2019。〈政治統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7%BB%9F%E4%B8%80>) (2020/2/20)。
- 藍道權 (施正鋒)，1989。〈與張維嘉談台灣實行聯邦制之可行性〉《鄉訊》(哥城台灣同鄉會) 12月，18卷12期，頁18-19。
- Avishai, Bernard. 2018. “Confederation: The One Possible Israel-Palestine Solu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5 (<https://www.nybooks.com/daily/2018/02/02/confederation-the-one-possible-isra>) (2020/2/21)
- Awan, Maqbool Ahmad. 2017. “Gamal Abdel Nasser’s Pan-Arabism and Formation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An Appraisal.” *Journal of Research Society of Pakistan*, Vol. 54, No. 1, pp. 107-27.
- Backerra, Charlotte. 2019. “Personal Union, Composite Monarchy and ‘Multiple Rule’,” in Elena Woodacre, Lucinda H.S. Dean, Chris Jones, Zita Rohr, Russell Martin, eds.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Monarchy*, chap. 4. Abingdon: Routledge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SwadDwAAQBAJ&pg=PT153&lpg=PT153&dq=%22Personal+union,+composite+monarchy+and+%E2%80%98multiple+rule%E2%80%99%22&source=bl&ots=5pYd9ncXcA&sig=ACfU3U3L1dw6JTN4AzpKzTEBffakZVKqQ&hl=zh-TW&sa=X&ved=2ahUKEwjLnt2gyoPoAhUHGaYKHc8DAW4Q6AEwAnoECAoQAQ#v=onepage&q=%22Personal%20union%2C%20composite%20monarchy%20and%20%E2%80%98multiple%20r>)

- ule%E2%80%99%22&f=false) (2020/3/5).
- Bar-Siman-Tov, Yaacov. 1998.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48: A 'Special Relationship'?"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2, No. 2, pp. 231-62.
- BBC, 2020. 〈蔡英文接受 BBC 專訪談台獨，一字之變引關注〉1月20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176208>) (2020/2/15)。
- Boogman, J. C. 1979. "The Union of Utrecht: its Genesis and Consequences." *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3, pp. 377-407.
- Boogman, J. C., and G. N. van der Plaats, eds. 1980. *Federalism: History and Current Significance of a Form of Government*.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Burgess, Michael. 2006. *Comparing Feder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 Burgess, Michael, and Alain-G. Gagnon, eds. 1993. *Comparative Federalism and Federation : Competing Tradi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urgess, Michael, and G. Alan Tarr, eds. 2012. *Co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Federal Systems: Sub-national Perspective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CIGH EXETER (Centre for Imperial and Global History at the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Exeter). 2015. "Zanzibar's Past, Tanzania's Future: From the 1964 Revolution to the 2015 Elections." (<https://imperialglobalexeter.com/2015/10/15/zanzibars-past-tanzanias-future-from-the-1964-revolution-to-the-2015-elections/>) (2020/2/18)
-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1977* (<https://rsf.org/sites/default/files/constitution.pdf>) (2020/2/19)
- Cuyvers, Armin. 2013. "The Confederal Comeback: Rediscovering the Confederal Form for a Transnational World." *European Law Journal*, Vol. 19, No. 6, pp. 711-38.
- Duany, Jorge. 2017. *Puerto Rico: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llien, Sebastian, and José Ignacio Torreblanca. 2012. "What Is Political Uni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ecfr.eu/page/-/ECFR70_POLITICAL_UNION_BRIEF_AW.pdf) (2020/2/21)
- Economist*. 2019. "You Say You Want a Federation: A Political Union for East Africa?" February 9 (<https://te.tbr.fun/you-say-you-want-a-federation-a-political-union-for-east-africa/>) (2020/2/19)
- Elazar, Daniel J. 1998a. *Constitutionalizing Globalization: The Postmodern Revival of Confederal Arrangemen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Elazar, Daniel J. 1998b. "Federal/Confederal Solutions to the Israeli-Palestinian-Jordanian Conflict: Concepts and Feasibility." (<http://www.jcpa.org/dje/articles/fedconfed-sol.htm>) (2020/2/18)
- Elazar, Daniel J. 1998c. "The New Europe: a Federal State or a Confederation of States?"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 No. 4, pp. 119-38.
- Etzioni, Amitai. 1965. *Political Unifi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aders and Forc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Etzioni, Amitai. 2001. *Political Unification Revisited: On Building Supernational Communitie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 (Venice Commission). 2005.

- “Opinion on the Constitutional Situation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nd the Powers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CDL-AD (2005) 004
(<https://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default.aspx?pdffile=CDL-AD%282005%29004-e>) (2020/2/18)
- Farrell, Don. 2013. “History of Efforts to Reunify the Mariana Island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Marianas History Conference, August 31, University of Guam, Mangilao
(<https://www.guampedia.com/history-of-efforts-to-reunify-the-mariana-islands/>) (2020/3/18)
- Fleiner, Thomas. 2009.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ederalism in Switzerland.” *Revista d’Estudis Autònoms i Federals*, No. 9, pp. 51-90.
- Frost, Robert I. 2015. *The Oxford History of Poland-Lithuania, Vol. 1, The Making of the Polish-Lithuanian Union, 1385-156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gnon, Alain, and Mary Beth Montcalm. 1990. *Quebec: Beyond the Quiet Revolution*. Scarborough, Ont.: Nelson Canada.
- Gagnon, Alain-G., and Raffaele Iacovino. 2007. *Federalism, Citizenship and Quebec: Debating Multinational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Godwin, Matthew K. 2019. “Confederation as a Solution to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Israel Affairs*, Vol. 25, No. 6, pp. 1041-56.
- Goodenough, Patrick. 2020. “Taiwan’s China-Enforced Isolation Hampers Its Efforts to Deal with Coronavirus Outbreak.” CNSNews.com, February 18
(<https://www.cnsnews.com/article/international/patrick-goodenough/taiwans-china-enforced-isolation-hampers-its-efforts-deal>) (2020/2/23)
- Haule, Romuald R. 2006. “Torturing the Un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Union of Tanzania and Its Constitutionality.” *ZaöRV (Heidelber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6, No. 1, pp. 215-33
- Hille, Charlotte. 2010. *State Build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Caucasus*. Leiden: Brill.
- Hirst, Derek. 1994. “The English Republic and the Meaning of Britai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6, No. 3, pp. 451-86
- Hodge, William C. 1985. “Patriation of the Canadian Constitution: Comparative Federalism in a New Context.”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 60, No. 3, pp. 585-632.
- Hovgaard, Gestur, and Maria Ackrén. 2017. “Autonomy in Denmark: Greenland and the Faroe.”
(file:///C:/Users/Genuine/Downloads/69-76_GESTUR+HOVGAARD+&+MARI+ACKR%C3%89N+.pdf) (2020/2/21)
- Hudson, Richard. 1891. “The Formation of the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 No. 3, pp. 424-38.
- Interim Constitution of Tanzania, 1965*
(<https://www.worldstatesmen.org/Tanzania-Constitution-1965.pdf>) (2020/2/19)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1966*
- Jacob, Philip E., and Henry Teune. 1964. “The Integrative Process: Guidelines for Analysis of the Bases of Political Community,” in Philip E. Jacob, and James V. Toscano, eds.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pp. 1-45.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
- Jinju, John. 2014. “The Union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In Search of a Viable

- Structure.” *African Review*, Vol. 41, No. 1, pp. 92-115.
- Johnston, Ray Edward. 1976. “Introduction: Towar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artition,” in Ray Edward Johnson, ed. *The politics of Division, Partition, and Unification*, pp. v-xxii.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Kay, Richard. 1984. “The Creation of Constitution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United States Law Journal*, Vol. 7, pp. 111-63.
- Kabudi, Palamagamba John. 1993.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aft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 Legal Appraisal of the State of the Union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5, No. 2, pp. 310-39.
- Keil, Soeren. 2012. “Federalism as a Tool of Conflict-Resolution: The Case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L'Europe en Formation*, No. 363, pp. 205-18.
- Keil, Soeren. 2013. Building a Federalism as without a Federatio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L'Europe en Formation*, No. 369, pp. 114-25.
- Kelemen, R. Daniel, Anand Menon, and Jonathan Slapin. 2015. *The European Union: Integration and Enlargement*. London: Routledge.
- Kiptoo, Joshua. 2014. “The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Establishing an East Africa Federation.”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Nairobi (http://erepository.uonbi.ac.ke/bitstream/handle/11295/79379/Kiptoo_The%20constitutional%20implications%20of%20establishing%20an%20East%20Africa%20ofederation.PDF?sequence=1&isAllowed=y) (2020/2/19)
- Kortunov, Andrei. 1993. “Relations between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Society*, Vol. 30, No. 3, pp. 36-48.
- Kymlicka, Will.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ymlicka, Will. 1989. *Liberalism, Community and Cul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aw, John. 2013. “How Can We Define Federalism?” *Perspectives on Federalism*, Vol. 5, No. 3 (http://www.on-federalism.eu/attachments/169_download.pdf) (2020/2/21)
- Leruth, Benjamin, Stefan Gänzle, and Jarle Trondal. 2019. “Exploring Differentiated Disintegration in a Post-Brexit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7, No.5, pp. 1013-30.
- McWhinney, Edward. 1984. “The Constitutional Patriation Project, 1980-82.”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32, No. 2, pp. 241-67.
- Majone, Giandomenico. 2009. *Europe as the Would-be World Power: The EU at Fif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sh, Steve, and John Baylis. 2006.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Lazaru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 17, No. 1, pp. 173-211.
- Martinsen, Kaare Dahl. 2002. “The Russian-Belarusian Union and the Near Abroad.” (<https://www.nato.int/acad/fellow/99-01/martinsen.pdf>) (2020/2/18)
- Møller, Bjørn. 2010. “Pan-Africanism and Federalism.” *Perspectives on Federalism*, Vol. 2, No. 3 (http://www.on-federalism.eu/attachments/081_download.pdf) (2020/2/19)
- Morrison, Fred L. 1996. “The Constitution of Bosnia-Herzegovina.”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Vol. 13, No. 2, pp. 145-57.
- Muirhead, Bruce. 2009. “From Special Relationship to Third Option: Canada, the

- U.S., and the Nixon Shock.” *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 Vol. Vol. 34, No. 3, pp. 439-62.
- Office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2003. “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https://reliefweb.int/map/bosnia-and-herzegovina/federation-bosnia-and-herzegovina>) (2020/2/14)
- Oppenheim, L. 1948.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7th ed. Vol. 1. London: Longmans.
- Perry, Valery. 2015.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Does the Road to Confederation Go through the EU.”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2, No. 5, pp. 1-21.
- Quentin-Baxter, Alison. 2008. “The New Zealand Model of Free Association: What Does It Mean for New Zealand?”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Vol. 39, No. 4, pp. 607-34.
- Reddit. n.d.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anzania’s Flag.” (https://www.reddit.com/r/vexillology/comments/303opj/history_and_meaning_of_tanzanias_flag/) (2020/2/18)
- Reiser, Stewart. 1983. “Pan-Arabism Revisited.”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37, No. 2, pp. 218-33.
- Reynolds, David. “A ‘Special Relationship’?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 1, pp. 1-20.
- Riker, William H.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Federalism*.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Rodrigues, Daniel. 2010.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A New Look on a Peculiar Type of Federalism.” *Regioninés Studijos*, No. 5, 121-30.
- Rontoyanni, Clelia. 2000. “A Russo-Belarusian ‘Union State’: A Defensive Response to Western Enlargement?” (<https://www.europeansources.info/record/a-russo-belarusian-union-state-a-defensive-response-to-western-enlargement/>) (2020/2/18)
- Sanders, Ethan R. 2014. “Conceiving the Tanganyika-Zanzibar Union in the Midst of the Cold War: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frican Review*, Vol. 41, No. 2, pp. 35-70.
- Scarpulla, Claudio. 2002.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Autonomy of Åland: A Survey of the Status of an Autonomous Region in the Thro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https://www.ha.ax/uploads/2018/04/scarpulla_constitutional-framework-for-the-autonomy-of-aland_2002.pdf) (2020/2/21)
- Scheindlin, Dahlia, and Dov Waxman. 2016. “Confederalism: A Third Way for Israel–Palestin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9, No. 1, pp. 83-94.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18. “Brexit: Differentiated Dis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5, No. 8, pp. 1154-73.
- Scuirea, Leonardo. 2017. “Brexit beyond Borders: Beginning of the EU Collapse and Return to Nat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0, No. 2, pp. 109-23.
- Senghor, Jeggan Colley. 2008. *The Politics of Senegambian Integration, 1958-1994*. Oxford: Peter Lang.
- Sepere, Eduardo Parpai. 2013. “The Legal Status of Articles of the Union in

- Constitution Making in Tanzania.” Master Thesis, Mzumbe University (<http://scholar.mzumbe.ac.tz/bitstream/handle/11192/236/LLM-Dissertation%20EDUARDO%20PARPAI%20SEPERE--2013.pdf?sequence=1>) (2020/2/18)
- Shivji, Issa G. 2010. “Pan-African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East African Community Integration.” (<https://www.pambazuka.org/pan-africanism/pan-africanism-and-challenge-east-african-community-integration>) (2020/2/19)
- Šiljak, Harun. 2015. “Answer to ‘Is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 federation or a confederation?’” (<https://www.quora.com/Is-Bosnia-and-Herzegovina-a-federation-or-a-confederation>) (2020/2/6)
- Smith, Graham, ed. 1995. *Federalism: The Multiethnic Challenge*. London: Longman.
- Solvason, Birgir T. R. 1993.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e Icelandic Commonwealth.”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4, No. 1, pp. 97-125.
- Snow, Edgar. 1936. “Interviews with Mao Tse-tung.”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works/1936/11/x01.htm>) (2016/4/14)
- Somek, Alexander. 2013. “What Is Political Union?” *German Law Review*, Vol. 14, No. 5, pp. 561-80.
- Song, Xiaokun. 2000. “Federalism, Confederalism and Consociationalism.”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97b0/4b998e4d4ba693a547a9b4d57ca795847f9d.pdf?_ga=2.264755023.1192204004.1582285390-1800281640.1536122981) (2020/2/21)
- Tully, James. 1995. *Strange Multiplicity: Constitutionalism in an Age of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nion of Tanganyika and Zanzibar Act of 1964* (Tanganyika) (<https://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tz/tz027en.pdf>) (2020/2/19)
- Union of Zanzibar and Tanganyika Law of 1964 (Zanzibar)*
- VectorStock. 2020. “Flags of 22 Republic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www.vectorstock.com/royalty-free-vector/set-flags-republic-russia-tatarstan-vector-28209826>) (2020/2/14)
- Vidmar, Hannah Marie. 2015. “The East African Community: Questions of Sovereignty, Regionalism, and Identity.” Master Thesis, Ohio State University (https://etd.ohiolink.edu/!etd.send_file?accession=osu1427828269&disposition=inline) (2020/2/19)
- Volovych, Oleksiy. 2016a. “The Baltic-Black Sea Union: Prospects of Realization (Part 1).” (<http://bintel.com.ua/en/article/volodich-balto/>) (2020/2/15)
- Volovych, Oleksiy. 2016b. “The Baltic-Black Sea Union: Prospects of Realization (Part 2).” (<http://bintel.com.ua/en/article/volodich-balto2/>) (2020/2/15)
- Von Glahn, Gerhard. 1981. *Law among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4th ed. New York: Macmillan.
- Watts, Ronald L. 2008. *Comparing Federal Systems*, 3rd ed.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Wikipedia. 2019. “Flags of the Federal Subjects of Russ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ags_of_the_federal_subjects_of_Russia) (2020/2/6)
- Wikipedia. 2019. “Rajko Kuzmanović.”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jko_Kuzmanovi%C4%87) (2020/2/6)

- Wikipedia. 2020. "Articles of Un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icles_of_Union) (2020/2/18)
- Wikipedia. 2020. "Political Un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litical_union)
(2020/2/20)
- Wikipedia. 2020. "Special Relationshi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ecial_Relationship) (2020/2/22)
- Wikipedia. 2020. "Unification of German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fication_of_Germany) (2020/2/28)
- Wohlgemuth, Michael. 2017. "Political Union and the Legitimacy Challenge."
European View, Vol. 16, pp. 57-65.
- Ziblatt, Daniel. 2004.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Federalism: Puzzl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World Politics*, Vol. 57, No. 1, pp.
70-98.